

FEB 16 1954

20
23
71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T1898 / 8632

FEB 16 1954

以下至曹漢
 也

函
 入
 宿之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曇瓘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四世

五燈會元卷第二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僊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僊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

西域崛多三藏

吉州志誠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司空本淨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韶州法海禪師

臨澹曉了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荷澤神會禪師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如禪師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第三世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
章次

遂州道圓和尚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五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

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于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

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任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

行于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于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

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旣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

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
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
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
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
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
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
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
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
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
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

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嚮既有聲鏡像能回顧
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
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
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任定俱不
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
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
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
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
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豉吼性空
下霜電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

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
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
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
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
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
尋無揀卽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
行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
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
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
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

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
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
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
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
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
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
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
會非心心復相混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
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
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

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未
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復動地于彼欲何爲問
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
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
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于真際自非善巧師
無能決此理仰唯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
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
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群生託疑廣
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畧心不驚野老顯
分荅法相規來儀蒙發群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
年邑宰蕭元善請任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
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
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
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
逝窆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
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卽將常以弓挂一濾
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

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
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
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
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
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因謂師曰卽將狂邪何爲
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
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
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
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幻夢夫一塵飛
而翳天一芥墜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
門化導當付之于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
方禪師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石頭城于儀鳳二
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
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
師融目而竒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
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
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
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湏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子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于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于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卽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

一 錫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于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群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群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任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錫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間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

天柱境師曰王簿山高難見日王鏡峯前易曉人問
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
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閣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
已分上作麼生于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
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
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
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
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
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
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
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
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
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間
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
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啣花綠
藥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院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于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踟躕而寂後三年塔全

身于本山

唐韓文撰碑
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于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祖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

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于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于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儻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

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于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

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與慈運悲如是與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年于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二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

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韶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皇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

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在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猶甚自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自作禮而退師于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有二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此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

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

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汲樵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旣示滅秀遂任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于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于蘄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猶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于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于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

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即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荆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眾中尊

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

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

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眾煬帝

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

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

心要麟德元年游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

不奉詔于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

自爾禪者輻奏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

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

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

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

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

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

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

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辭

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

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
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

百二十八

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巳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門人遵旨昇

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

紫器于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

落于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于未

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

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

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

奔至即擲衣鉢于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

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

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于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

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

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

已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

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

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

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

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
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
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
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
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于明福
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
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

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
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于五臺山
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
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游方見秀禪師疑心
頓釋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
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
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
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
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

人于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其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于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摠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郡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游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于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嚮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高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于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

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我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疆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使得生天師曰我祇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

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
 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
 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
 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
 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
 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
 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
 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
 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
 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

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
 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
 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
 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
 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
 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關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
 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
 悟玄旨遂卜廬于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
 徒頰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
 反

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
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
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于人師安得一目我哉
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
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
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
聰明正直于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
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
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
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
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
汝能不媯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
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滯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
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
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
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
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
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
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

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
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
醉非惛也若能無心于萬物則羅欲不爲媿福淫禍
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
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
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
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
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
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

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
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
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
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
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
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
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
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
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

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于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

以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于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于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汧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因問群臣

會元卷之二
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傳聞強
記乞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
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
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也現且未
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
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也聞說法竟皇
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
休留師于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
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
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
鐐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
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
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
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于言
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于無相大師乃居南

陽白崖山專務冥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
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
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
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
公與戎帥召三學願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
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
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
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
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汝者是也公曰有據
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

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
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
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遮樹
鷓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鷓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
聞公曰鷓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
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
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
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
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

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
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
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
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
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
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
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
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
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

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
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
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旣無
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
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卽
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
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
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
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
沈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

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于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于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真要其僧卽往參六祖

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

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于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于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畧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于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于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在世兮曹谿明
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
了義乘匾檐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
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
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
華經也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
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未知過聽吾
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
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

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
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
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
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
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
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
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
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于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
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
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

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羗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也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于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于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

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

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干轉處不留情繫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

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任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
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
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
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于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
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
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
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什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卽願出
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于汝汝可他日

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
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于汝汝
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于
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
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
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于佛經曰經說佛
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
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
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

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
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
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
若無常心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
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
比爲凡夫外道執于邪常諸二乘人于常計無常共
成八倒故于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
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
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
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
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
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
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
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
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
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
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
開示以爲法切故于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

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
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
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
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
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
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
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
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
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
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
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
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
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
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于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
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
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
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

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
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
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
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
寂滅同于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
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
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
法身離生滅求于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
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
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

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
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
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
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
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
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
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
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爲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
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
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

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
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
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
是吾今疆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
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早歲出家徧探
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于四威儀中常冥禪觀
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
到振錫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
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
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
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
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
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
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
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
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
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
集並行于世○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

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
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
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
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
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
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
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
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
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義頌第六偏修于定定久則沈偏學于慧慧

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義頌等于定慧令不沈動
使定慧均等捨于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
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
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
卽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
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
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會故次第十明發
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

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

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

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
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
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
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
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
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
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
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
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
是非是非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不是是

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
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
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
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
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
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
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
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
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

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于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任厭喧趨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游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

真覺存也永嘉旣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于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逵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遮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

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進作禮信受旣回闕進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勅光進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摠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

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于相上說于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

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
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
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
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
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
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
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
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
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

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
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
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
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
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
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
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
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

人見解師卽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疆修道本無作大德疆作道本無事疆生多事道本無知于中疆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旣假名

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祇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

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
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
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
有善惡是外緣于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
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
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
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
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
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
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

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
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屈于河朔有隍
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
曰汝坐于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
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
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
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
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
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

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
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
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
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
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
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
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于
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
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
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
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
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
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
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
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
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
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
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

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

糊繇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因測

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僧問仰

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

境心後入自受用三度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

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

為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

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

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

沙云只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

為太近

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

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

汝孤負吾苦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

生商量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

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于這裏商

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

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

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

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

師真來否曰祇這是師曰背後底響南泉便休長慶

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

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祇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

後 扶背 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

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

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

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

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落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

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于法體師曰你為甚麼入于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于邪道處師曰不見

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祇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祇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

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挂着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

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

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

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日以無任爲本見卽是主祖
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于杖下思惟曰大善
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
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
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
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
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
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師尋往西京
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于內六處有
疑問于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

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
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
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
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
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
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
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
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
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
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

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
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
中而有慧于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
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
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
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
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
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
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
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

曰勞煩大衆師于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
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
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
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
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
符子作麼異日師携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
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

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
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
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
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
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
師一搯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
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
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

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
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
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
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
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
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
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
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
蒙山于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髻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于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于帝都復

見洛陽照禪師

奉國神照

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

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卽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曠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奉恭斷臂疇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徃復慶慰尋泰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

鄂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若太和中徵入
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
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
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
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
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唯修亦云靜慮皆定慧
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
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
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
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

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
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
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卽名
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
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
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
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
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
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
大衆諸佛了之根本也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

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于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

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

卷之二
三

會元卷之二
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
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
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
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于軀命愍人
切于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每
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
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
慧門顯頓悟資于漸修證師說符于佛意意旣本末
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
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
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

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于靜慧差別法義
羅列現于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
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
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于心宗又因辨諸教
而解修心故虔誠于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
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
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
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
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
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

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

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

隨宗徒彼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此相非耳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

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于此時不

可以默矣于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

鎔鉞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

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

同趣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

也

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

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

日而委曲回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

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

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

來未嘗大都而通鬼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

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

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

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諸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

經

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

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與則外戶不閉

而守在我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混槃

和會諸法唯棟別不當復執情攘臂于其間也師又

魔說及外道邪宗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著圓

論皆裴休為之序引盛行于世蕭俛相公呈已見

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于諸三昧八萬四

千諸波羅蜜門皆于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

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

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此時更無所見照

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獨立夢體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

智亡階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絕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

于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為一聖一法望于此

空為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

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

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

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

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

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

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

會元卷之二
五
圓滿答真理卽悟而頓圓安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
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
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
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
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
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
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
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
影像不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

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
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
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
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
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
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
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
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
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
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

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
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
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
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
法于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
既云于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晉答
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
不晉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
揀于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
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

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
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
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
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
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
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
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
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于法斯爲動念故如
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
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

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

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

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
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
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
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
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
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
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
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
顯示此意曾于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
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

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
六日于興福院誡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
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
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
等奉全身于圭峰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
而求之皆得于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
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洲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
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
文殊接得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
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
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
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
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
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

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
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克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
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
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
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于
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
不二法門于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
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
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
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
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
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
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
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善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者曰空中

雨花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于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佛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

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拊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

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

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
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
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
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
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
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
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
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
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
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也乃追師扣問我師說

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
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
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
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
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
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
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
來皖山劔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
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

十二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斲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汾陽曰不枉西來師垂語

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晉建晉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攬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誦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

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

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
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
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
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
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
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
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
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
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

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
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
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
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
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
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跟隨人
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迴覽鏡容顏
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
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沈疴

疾因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
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鬼隨生
路遊竟八死關祗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
直遶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
不下山教化衆生日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
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
真偈曰頭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
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畝塞滿虛空有時

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
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
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
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陳氏子
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
供養如來于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
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
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
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
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
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
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
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
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
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弗向一僧背上
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

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
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
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旣
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
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
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
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
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槌背曰蒼天
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
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
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
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臞

烏罪 切 臞奴

切感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
并破席几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鄮肆聚落見物則
乞或醯醢魚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
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
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故 布袋义手而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
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放下布袋义手福曰爲祗如此爲更有向
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
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師曰

別日歸去來

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祗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
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
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

知智者祗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疆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
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
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
我何寬卻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
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
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八
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
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
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

人皆不識不塑亦不粧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
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
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
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日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于岳林寺東廊下端坐
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
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池州亦
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于
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

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
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
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
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
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
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
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
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爛
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于武宗
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
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
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携鳧茈一包醬一
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
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
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
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
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鶯湖歸溫嶺結庵

今爲永豐寺繼

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
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
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
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
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
衆星明日莫祗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
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延居內
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
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
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

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于瑞巖正寢
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
東遊此土八蜀禮晉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
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
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任世千
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
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
鄴會達磨八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

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
往鄮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于翠峯七十二庵回赤
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太巖等處返飛來棲
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
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
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
曰白犬街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
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謂雲

曰吾在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
來無生歿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任心他生復來此頃
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
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
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
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
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
之

